

觉醒警察的善举

【明慧网】在中共对法轮功二十六年的残酷迫害中，我曾多次被警察非法传唤、进洗脑班、被抄家、绑架、劳教、判刑，其中十三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是在黑窝里度过的。在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我看到过和亲身经受过中共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也见证，在大法弟子不断的讲真相中，觉醒后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善举。

下面我就讲两个明白真相觉醒后警察的善举。

■ 国保警察：“我退休后也要炼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由于之前我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真相信，因此被国保警察传唤。负责传唤我的警察一见面就说：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到你们炼功点蹲点摸底的警察。我说：我怎么认识你呢，你知道的，炼完功大家都是各走各的，谁会打听谁是干什么的。接着，我问他：你蹲坑摸底，发现什么了吗？

他说：其实你们法轮功学员中有病的多，有知识的多，干部多，你们就是每天炼炼功，在一起学学法。我问他：那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呢？他说：因为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有上亿人，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害怕你们推翻它的政权。

我说：你知道的，我们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天上自己真正的家园。你相信我们会要中共的政权吗？他说：我也不相信。不过在这位置上还得干这事。我说：你可得凭良心做事啊。

后来他对我诚恳地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一群善良的好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法轮功对祛病健身的确有奇效，等我退休后，我也要来炼法轮功。”

■ 狱警：谁都不准打扰法轮功炼功

二零零零年我和妻子去上访被绑架，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监所负责警察找我谈话说：

“你是个有知识的人，又是个领导，政府都不让炼法轮功了，你为什么还要炼？”我心态平和地给他讲了我的成长经历，讲了我怎么炼的法轮功，以及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二十多年的“类风湿病”好了，女儿的“癫痫病”好了，妻子的“内分泌失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说中共干的坏事还少吗？就说反右、文化大革命，最后自己不也承认反右是搞了扩大化，“文革”是十年浩劫吗！？我还告诉他：我在部队参加过两次战役：七五年的“某某平叛”，“四人帮”倒台后给平了反，而部队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替罪羊；七九年“对越作战”，死伤了数万军民，最后又跟越南称兄道弟。现在法轮功受到不公，我和妻子去上访，话都不让讲，就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了进来，你说这就是“以法治国”？

可能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谈完话后他对我说：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要遵守里面的规矩。他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在里面不准炼功；第二不准宣传法轮功；第三不准传授功法。”他讲完，我就笑了起来。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因为炼功进来的，不让我炼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我们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啊！”



他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炼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叫他们炼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好！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指我）炼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听说法轮功教你们如何做好人。”

由于头天我就给大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又有警察发了话，所以大牢头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炼功的地方，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炼起了法轮功。

这么多年我和警察单独交谈中，哪怕是被警察非法审讯中，都认为法轮功是个信仰问题，而且都认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好人，都由衷地敬佩大法师父。◇

中共的药物迫害：河北省17个案例中的衡水案例

【明慧网】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灭绝性迫害中，使用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非常阴毒，善良的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本文仅列举明慧网上报道过的河北省17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普通医院、精神病院等场所，被药物毒害致死或含冤离世的实例。实际迫害的惨烈程度远远不止于曝光出来的这些。

一、王冬梅被摧残致精神失常，落水而亡

王冬梅，女，30多岁，衡水市武邑县教师。二零零一年冬，王冬梅在衡水市洗脑班拒绝“转化”，被劫往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教，遭上绳、电击、熬鹰、长期关小号等多种残酷迫害。王冬梅仍拒绝“转化”，恶警就把她关到精神病院使用药物摧残。王冬梅精神失常后，被“保外就医”。



王冬梅被接回后，问她怎么被送精神病院的，她慢吞吞地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问她在医院干什么，她慢吞吞地回答：吃药、打针；问她是否被强制吃药、打针，她说：是。王冬梅的两臂还有被上绳时的伤疤，呈黑紫色的一道道痕迹。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精神失常的王冬梅落水而亡。

二、许艳香在高阳劳教所多次被打毒针

许艳香，女，50岁，原衡水深州市棉麻公司会计，二零零二年

九月六日，许艳香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三年，后被关押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从入所第二天，许艳香每天二十四小时被邪悟者围攻、侮辱、殴打、罚站。

许艳香被高压迫害五个多月后，恶警就把她转送到高阳劳教所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示意图：多根电棍电

许艳香到高阳劳教所六、七天后，有一天晚上九点多，她被弄到“展览室”，四、五个提着电棍的男恶警将她的手铐上，扒掉她脚上的鞋。恶警拿来纸笔，让她写“四书”，还说：你这会儿写了，就没事了，现在不写，一会儿也会写的。许艳香不写，被恶警摁在地上，一女恶警一脚踩着她的腿，用电棍电她的脚；另外几个恶警有电腿的、有电手的、有电后背的、有电后腰的。恶警们电了一阵子后，见她还不写，又电了很长时间。

过了一会儿，恶警大队长杨泽民领着几个男恶警给许艳香上绳，恶警将她两臂绑在背后，然后用来向上拽，提着她的两臂在屋里转圈，再松绑，上绳。反复折磨后，许艳香被弄到另一屋里，被恶警强行灌了不知名的药物后，又被弄回“展览室”，恶警继续用电棍电她。许艳香被整整折磨了四个多小时，恶警见她仍然不写，就强行给她打了一针不知名的针。

一个星期后的午夜，许艳香又被恶警弄到“展览室”，恶警用六、七根高压电棍连续电击，中间上了三次绳，直到天亮，又给她打了一针。这一次上绳的勒痕留下了疤，右臂留下残疾，胳膊不能往后

背，右手不能往上举。

又过了两天，晚饭后，一个三十来岁的男恶警拿来一根电棍，一边歇斯底里的电着许艳香，一边咆哮：今天让你死。劳教所熄灯后，许艳香被几个恶警拖出了劳教所大门，在一个高高的铁塔下有地铐，许艳香两手被铐在地铐上，那个三十来岁的男恶警解下腰带，往她头上抽打。打了一阵子，恶警大队长杨泽民领着一帮恶警来了。杨泽民吼道：人家别的组的都“转化”了，就剩你一个了，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许艳香被恶警们用七、八根高压电棍连续电击了六、七个小时，被电得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右腿被电的已抬不起来了。许艳香被拖回劳教所后，男队王姓恶警弄了药，又强行给她打了一针。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二日，许艳香被转押回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十一月，她再次遭受八天不睡觉、围攻、洗脑等迫害。在高阳劳教所，许艳香被恶警打针的右臀部出现大硬结。二零零四年夏天，大硬结扩散，局部皮肤发亮，右半边身体肿胀、麻木僵硬，并伴有右小腹疼痛，后来从皮肤破溃处不断的流出毒液，几个月皮肤也不封口。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许艳香在走出劳教所的路上，劳教人员对她说：许艳香，你能活着回去，也没疯，你万幸。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许艳香含冤离世。

结束语

本文仅列举明慧网上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被药物毒害致死的部份实例，实际迫害的惨烈程度远远不止于曝光出来的这些。中共利用药物毒害法轮功学员一直延续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也同样采取了同样的手法来对待异见人士和他们认为是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政权的人，且手段更加残酷。◇